

# 默默流淌的生命之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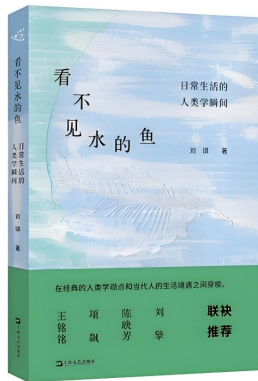
## ——《看不见水的鱼》读后

□魏咏柏

七月的天热得人发慌,窗外的马路都快被晒化了。一头扎进咖啡馆,冷气扑面而来,这才算喘了口气。随手翻开刘琪的《看不见水的鱼》,封皮摸上去有点糙,奇了,竟觉得比冷气还清爽几分。扉页上那句话——“鱼总是最后一个看见水吗?”像块小石头“咚”的一声砸进我心里,水花四溅。是啊,我们泡在里面活了一辈子的东西,这最普通、最离不开的“水”,恰恰最容易看不见。这念头一起,那股凉意,真从头顶透到了脚底板。

刘琪写东西,不像端着架子的教授,倒像胡同口晒太阳、啥都懂点的老大爷,慢悠悠地,拉着你看那些眼皮子底下的“水”。她说“文化”,我立马想起过年回家硬塞给我妈红包时,她那套“不要不要”的推辞,可那手接过去的动作快着呢!指尖碰着指尖,热乎乎的。哪是什么规矩啊,那分明是根看不见的线,拴着我这在外头漂的心。写两口子过日子,咖啡凉了,各看各的手机,空气都凝住了,就剩下屏幕光一闪一闪……这不就是上周我在隔壁桌歇见的?看得我直叹气。书里说男人女人那点事儿,什么“亲密无间”,天真!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,手里的咖啡都忘了喝。写到“迷信”,我差点拍大腿!我家老爷子前阵子翻修老屋,非翻着万年历挑“吉日”,那认真劲儿,跟书里非洲部落的人求神问卦的焦虑,隔了十万八千里,味儿却一样——都是人对摸不着的东西,心里发怵。

最让我心头发紧、鼻尖发酸的,是那些“看见水”的瞬间。书里讲小岛的人互换红薯贝壳,情义就在里头流转。这画面“喇”地就变成了早高峰地铁上的一幕:一个年轻小伙子,默不作



版本: 青海人民出版社  
作者: 刘琪  
《看不见水的鱼》

想起教外婆视频通话,她手都不知道往哪放,那份被新事物甩下的孤单,又真实又让人心疼。整本书没掉书袋,全是带着烟火气儿、露水珠儿的生活碎片。合上书,脑子里就蹦出那句老话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我们这些泡在“文化”这缸水里游来游去的鱼,要不是刘琪这么轻轻一推,哪能明白这水有多深多广,连喘口气儿、动根手指头,都是它在底下托着、推着?

窗外天擦黑,路灯一盏盏亮起来,昏黄的光晕在水汽里化开,真像有鱼在游。刘琪这支笔,像道光,不刺眼,却稳稳地扒开了我眼前那层雾——原来那养命的“水”,压根儿没藏起来!它在老妈大清早追着问“吃了没”的唠叨里,在外卖小哥骑车掠过的风声里,在小孩子追着炸开的肥皂泡里转瞬即逝的彩虹光里。当人类学脱了那身厚重的铠甲,弯下腰,去摸这地上的热乎气儿、人情味儿,它就真成了一面三棱镜,能把咱这柴米油盐、鸡毛蒜皮的日子,照出点意想不到的、晃眼的光彩来。

咖啡馆角落的鱼缸里,几条红鲤鱼慢悠悠地甩着尾巴,搅起一圈圈水纹。我盯着它们,心里透亮:我们跟这缸里的鱼,有啥不一样?《看不见水的鱼》这本书,就像一根轻轻敲在鱼缸壁上的手指头。“咚”的一声轻响,水波荡漾开去。缸里的鱼惊了,缸外的我,也猛地一激灵——原来我们,一直一直,都被叫做“文化”的这片无边无际的水,温柔又结实地包裹着、喂养着、定义着。

真正的明白,也许不是踮着脚够星星,而是低下头,好好看看这早就泡透了咱们、默默流淌的生命之水。看见了它,才算真正看见了自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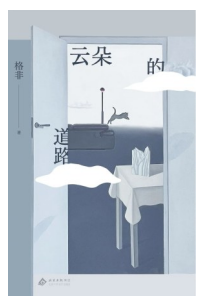
### 新书推介



版本: 中信出版集团  
作者: 项飏等  
《你好,陌生人》

### 掌握生活的主动权

项飏通过与画家刘小东、“没药花园”主理人等的对话,从不同视角探讨如何看待“他者”,如何摆脱对周边环境和人物的漠视,走出“陌生化”,在与陌生人的相处中学习观察、想象、自省和交流,重拾对身边人的好奇、感知和理解。看见附近,看见自己,也看见社会,从而掌握生活的主动权,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行动出发点。



版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作者: 格非  
《云朵的道路》

### 思索当下的困惑

格非结合自身经验和阅读随想,思索当下时代的困惑。他写“道路”,他说,乡村道路的这种模糊性、随机性和任意性,所象征的是生存本身的无规定性。真正优秀的文学文本,总是不断从“时趋”的暗面出发,将自己和读者重新带回到“问题”和“根基”面前,进而思考生存的目的、意义与可能性。阅读与文学,是在包容想不开的人。



版本: 译林出版社  
作者: 奥利维娅·坎贝尔  
《女医生的诞生》

### 女医生的故事

她们是草药师、兼任治疗师的祭司、智者、巫医等,本书聚焦的是近代以来女医生的真正诞生。作者以专业的调查研究方法,搜集大量历史资料,再现伊丽莎白·布莱克韦尔等三位开创者如何艰难走上专业道路的故事。无疑,这是生动的女性故事,人物的弧光映衬在书页的每一行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性别叙事和科学专业之外,它关涉的是人如何与自己的内心、与外部的世界搏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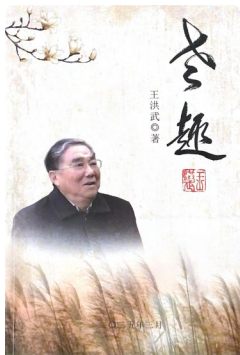
## 土地的心

### ——《老趣》杂谈

我去了杨港。在暑日炎炎的正午,沿着旖旎而盛大的滨河公园蟒蛇河风光带一直开到大纵路,背高楼匝地的度假区,斗沙线——平湖路——镜湖路——晨阳路,镜湖路向西,出了镇,沿街门面楼断了,横字河铺出来,窄窄的村路,河畔砂石场、黑烂了的菜籽秸捆、杨树与构树丛,大田成片成片的养殖塘,塘心横竖成行的增氧机旋转出小喷泉。杨港二字突然从杨港桥上跳出来,杨港桥——单拱的红砖平桥在村头横接晨阳路。进庄的路像网绳,从披满杂草与稻田的土地牵拉出一个红砖的农屋组团。

《老趣》作者王洪武青年时的文字则经常震荡着彼时的这块土地,是一种已经消失了的传媒形态——有线广播。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,这里的大田喇叭、农屋小喇叭隔三差五播送他采写的农村新闻报道与评论。作为一位优秀的报道员,在时代的弹性里,建树了乡村知识分子“以言行事”的话语实践。

时移世易,已过八旬的王洪武依然笔耕不辍,出版《老趣》。在杨港桥,在村庄和稻田间突然找到理解老人文字的支点——土地。《老趣》是作者的



作者: 王洪武  
《老趣》

第四本集子,主要收录晚年之作,是他“要做到老来有趣”的文字,书分八辑,除第八辑《人文回响》是文友对王老作品的评论,其他七辑《快乐人生》《岁月悠悠》《人物风采》《家长里短》《健康生活》《美食飘香》《写作心得》都是日常生活零距离的文字再现,《老亦喜过年》《晚年乐茶》等,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,看得出他是位不忧病衰、不食不嗔、知足顺生、积极生活的仁智长者。这一切都应是拜土地所赐。虽然他现在生活在城里,但他写《情系小杂鱼》《芋头虾米羹》《螺蛳杂谈》《又闻糖锣声》《馓子情》等,他喜好的饮食是乡村风味,其语言也是纯然的口语。在

### 读书笔记

《快乐小漆工》《卖菜的小陈》《收废品老王》《老实夫妻生贵子》诸篇,他所肯定的也是朴实、诚恳的品德。他的《好人张姐》《修伞的马爹爹》《大学生修脚工》《秀芳大姐》诸篇里,在底层百姓的坚韧中更突出了他们的友善,他们彼此熟悉如乡邻,也如乡邻般和善相助。在王洪武老人身上你看到的是土地,从生活方式到语言,从品性到伦理,文字就是他的土地。土地永远不过时,土地永恒。

《老趣》中当然也有一些言论杂感,如《教孩子养成节俭美德》《暑假,还是让孩子多玩玩》《勿做“大好佬”》,但也没有早年拍案而起的激烈,一个老爹爹和我唠嗑,说说自己的看法,听不听由你。这个爹爹,“时髦”呢。

做过乡村通讯员的昕晨老师,在给王老的一封信中这样说:“上次看到兄写当年的三干会,实在精彩、传神,我当年也经历过,那是作为大队通讯员的我刚刚高中毕业,十七八岁。你写这类稿件很出彩,为何不整一本书啊。”我期待作者以及和他一样“经过多少曲折和磨难啊”的老先生们写出自己的历史。少壮鼓呼文如刀,老趣入笔渐真淳。

孙曙